百年风云来眼底 万般评说见笔端

——《蒋光慈研究》读后

张烈鹏

新年伊始，收到皖西学院副教授江琼著、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《蒋光慈研究》，十分高兴。这是一部厚重的文学评论专著，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蒋光慈年谱长编”阶段性成果、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红色基因传承视角下蒋光慈革命文学研究”研究成果、皖西学院大别山革命文化研究中心“大别山革命文学研究”阶段性成果，洋洋洒洒37万多字。捧卷长读，顿觉百年风云来眼底，喜看万般评说见笔端，有一种心旷神怡的审美享受、一种荡气回肠的情感体验。笔者认为，这部著作主要特色与成就集中在三个方面：

其一，平中见奇的编写体例。《蒋光慈研究》共有九章。第一章《蒋光慈短暂而闪光的生命历程》、第八章《蒋光慈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意义》，无疑是总说。前者先声夺人重点评论作家，后者盖棺定论集中讲述作品。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，蒋光慈是从霍邱南乡白塔畈、从大别山区走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，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。读罢《蒋光慈研究》这两章总说的文字，一个侠胆少年、革命青年、上海大学红色教授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的形象呼之欲出，其人其文无不吸引读者的眼球，抓牢读者的思绪。

作品的第二章至第七章是分说，分别是《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建树》《蒋光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》《蒋光慈与文坛同仁的渊源》《蒋光慈“皖西建党”考辨》《“敢为人先、坚守执著”的光慈精神》《蒋光慈的婚姻情感本事》，每章一个角度，每章一个侧面，构成并列式结构，对蒋光慈革命历程与文学生涯的方方面面深入探究、精彩呈现。

如此一来，总分结合，前后呼应，于作者而言，写得收放自如，举重若轻；于读者而言，则是一目了然，易读易懂。看似寻常的编写体例，实际上具有一种藏巧于拙的艺术效果。

至于第九章《蒋光慈研究学术史》，相当于附录，是就学术研究发展史而言的收集与整理，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蒋光慈文学人生、革命人生所作的补充与完善。

其二，新颖独到的立论技巧。江琼长期致力于大别山革命文学研究，对霍邱籍作家蒋光慈以及未名社霍邱籍成员韦素园、李霁野、台静农、韦丛芜的研究，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、心血与汗水。在《蒋光慈研究》中，博览群书、潜心治学的江琼旁征博引，仅书后列举的《参考文献》就多达三十种，正文中的注释更是比比皆是。因此，博采众长就成为这部书立论的突出特点。比如论及蒋光慈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时，作品从“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”和“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”两方面加以阐述，这是对蒋光慈研究学术史上重要学术观点的进一步提炼，不仅准确、透彻，而且系统、权威，让人信服。

这部书在内容上的又一个特点就是拾遗补缺。比如《蒋光慈研究学术史》一章中指出：“《文艺讲座》第一册刊有蒋光慈的一篇译作，是苏联艺术学者傅利采著的《社会主义的建设与现代俄国文学》，这篇译作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蒋光慈文集》以及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蒋光慈全集》中均未收录。”这是蒋光慈研究的重要发现、重要成果，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。

《蒋光慈研究》还勇于推出自己的学术观点。在《蒋光慈“皖西建党”考辨》一章当中，作者引述了皖西党史史料观点即蒋光慈回乡点燃皖豫边区革命火种，以及学界对此肯定与否定并存的观点。面对皖西建党这个在蒋光慈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命题，面对长期以来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现状，作者本着严谨务实的态度，根据蒋光慈生平资料、文学作品以及对蒋光慈家族后人的走访，对蒋光慈从莫斯科回国时间进行了科学考证，进而从文艺创作理论角度、从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下斗争策略的角度，有理有据、全面深入地展开论证，得出了“蒋光慈1924年夏短暂回乡可行可信”的结论。

另外，《蒋光慈研究》注重以图为证。这部书共插入二十余幅照片，有不少为读者见所未见，比如蒋光慈1927年3月10日复周作人函的照片，这封信原件珍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，是现在能见到的蒋光慈唯一存世的手迹，的确十分珍贵。如此图文并茂，大大增强了直观效果和作品的可信性、可读性。

其三，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。作品根据内容写作需要，以议论为主，也有大段大段的记叙。比如《蒋光慈的婚姻情感本事》一章，包括《蒋光慈的“箩窝亲”》《蒋光慈与“苏维亚”缔结“赤色婚姻”》《蒋光慈与“乡姑娘”同居》《蒋光慈的情感外篇》四节。本章的叙事、描写文字很多，语言质朴，生动传神，引人入胜。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，既为作品立论提供了详实的论据，也避免了学术论著容易出现的学术用语过多、语言枯燥、晦涩难懂等问题，收到了接地气、有灵气、聚人气等良好效果。

深涵斑斓的借书据

严 敏

冬日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我着手整理杂乱很久的书架。忽然，一张便笺从书里滑出，掉落在地。拾起来一看，便笺早已泛黄，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，一瞬间，记忆深处的那扇门被撞开——这是23年前的一张借书收据。

2000年，我还没满18岁。因家庭条件不好，那年春节才过完，妈妈便把刚高中毕业的我送到上海打工，在长途客车上整整颠簸了一天。先到了上海的大舅家，跟着大舅在服装厂工作两个月后，大舅又把我送到了闵行区陈行镇一个电脑绣花厂工作，此后，我开始了打工生活。
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。刚到厂里时我是极不适应的，第一次离开千里之外的家乡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方言的12个女孩子住在上下铺组成的逼仄的房间内，强烈的孤独和畏怯笼罩着我。每天晚上我都躲在被子里哭，想姥姥姥爷，想家里的大黄狗和狸花猫，想门前的水塘，想村庄里清晨弥漫的薄雾和黄昏下升腾的烟火，还想窗台下那张堆满课本岁月斑驳的书桌……

我的工作是在电脑刺秀的机床上当车工。宽敞的厂房里机床“哒哒哒”如机枪扫射般的声音，急促而清脆，明亮的灯光下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在操作台前来回穿梭，一排排机针飞速地扎下，操作台上平铺着的一块块布料，被一道道绣线穿来绕去，霎时间，一幅幅精美的绣品就展现在眼前。

电脑绣花听起来光鲜亮丽，其实是最寂寞的工作，整天困在机房里，守着台机器，也不能说话。劳动强度也很高，一人管着八个机头的操作，要不停地取下绣好的布片，换上未绣的，机器断线后要及时穿线，还要钻到台板下面换底梭（底线）。工作时间为三班倒，早班和中班还好，夜班是最难熬的。夜班是晚上10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点，突然颠倒的生物钟让我无法适应，尤其凌晨一点左右，意识都困得渐渐失去。而后来我也因犯困吃过一次亏。

因为操作的机器没有自动剪线功能，一种颜色绣完，绣花线仍由机针拖着在布上来回走动，这时就须由绣工用手把线剪断，夹在机头上的弹簧里。换色时机器会有短暂的停顿，工人需在这一瞬间两手齐下，把机头该拽的绣线全部剪断。但那天我实在太困了，换线时迟钝了一会，手还没离开机器，机针“啪”的落下，刚好扎在我的小手指上，惊慌失措下，我往外猛地一挣，指甲盖硬生生被扯了下来！疼得我差点晕死过去，由于害怕被班长发现而停工扣工资，我赶紧用旁边的废料把鲜血直流的手厚厚地包起来，在咬牙坚持两个小时下班后疯狂往厂外的卫生室跑去。至今我还记得医生震惊的样子：“噢哟，小姑娘真能忍来，一会消毒的时候不要哭哦！”当然，我疼得跺着脚哭，且那种剧烈的疼痛至今想起仍然发怵。后来，每当犯困时我就拿着缝衣针扎大腿，一个机灵就清醒了，这样三番五次也就慢慢就适应了夜班工作。

工厂里的生活是极其单调的。那时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视，我也不会像别的女孩那样巧手会织毛衣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。每天下班后，洗去一身疲惫，悄悄地倚桌或拥被而坐，在小小的台灯下静静地捧读一本书，这时候，内心是充实而满足的。通过在笔墨书香中体验共鸣和感动，解脱自己内心的焦虑、恐惧、寂寞、悲哀，使胸中的积郁释然超脱，达到淡泊宁静、自信从容的心理和谐状态。

刚去厂里时，我的行李袋里除了几件衣服就是三本历史书。很快书就看了，我就在厂区找报纸读，阅读成了每天的必修课，如果哪天不看点文字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。

厂区外面有个芦胜村委会的大院子，每天早上都有人在那跳广场舞。有一天，我趴在二楼宿舍的栏杆上正在看她们跳舞，无意中发现院里有间房子挂着“图书室”的牌子！这可让我大喜过望，立即跑了过去。图书室大概200多平方，房间里纵横摆放着许多书架，各类书籍有序摆放，一位六十多岁清瘦儒雅的图书管理员在那负责。或许很少看见工厂里的人去看书，时间久了，他很照顾我，如果知道我当天上夜班白天没事的话，即使他下班也不会赶我走，而是让我什么时候看完把门锁上离开就行。

此后，我每天都去看书，风雨无阻，雷打不动。我如饥似渴地沉醉在茫茫学海之中，捡拾着书中的珍宝。这些珍宝和养料，犹如车之两轮，推动着我不断前进，不断成长！我一直坚信虽然自己生来平平淡淡，没有显赫世家，没有倾城面貌，既惊艳不了青春，也斑斓不了岁月，但我依然想温暖时光，饱读诗书，努力点缀我这平淡的生活，更憧憬那不期而遇的绽放。

那几年，我几乎读完了图书室的所有书籍，中外名著，武侠玄幻，推理探案，什么类型的都看。通过读书，我始终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，不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劳作中变得麻木。一个个夜班后的清晨、白班后的夜晚，一本本书籍衍化为飞舞的欢乐音符，流淌成安详的小夜曲，弥漫在我年轻懵懂的灵魂深处。

两年后，经过和父母商议，他们终于答应我回老家继续读书的请求。离开前，我专门去图书馆向管理员告别，并在交了二十元押金后，最后又借了一本《宋词精选》。这本书从上海带到老家，从娘家带到婆家，我一直精心保存。

回来后，我努力上学、勤奋工作，通过不断的努力，我的生命迎来了新的际遇。不管我现在的生活是忙碌丰盈，还是一地鸡毛，阅读一直是我保持的习惯，我的眼界在开阔，精神在成长，积极向上迎接生活的斑斓。

儿时最喜麦面香

吴修全

小时候，我父母他们那一辈人种田是要向国家缴农业税的，而且很繁重。再加上那时家里人口多，所以每到春夏之交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。每到这时，我们都盼望地里种的小麦能早些成熟。这样，家里的口粮就不那么紧张了，在端午节的时候，母亲也就能给我们做馒头、炸点心吃了。对于美食的盼望和想象，想想都流口水。

我们的童年不像现在的小孩子有那么多好吃的零食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想办法弄零食吃。小麦还没成熟呢，我们小孩子就开始打麦穗的主意了。星期天打猪草或者晚上放学的路上，几个馋嘴的小伙伴有时从麦地里掐一些就快成熟的麦穗烤着吃，也甭管是谁家的，我们小孩子掐一些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火柴早就备好了，找来一些枯死的野草点燃，我们把青麦穗放在火上烤，等闻到麦香味，所有的麦穗都已均匀受热，就算烤好了。稍微冷却一下，然后把麦穗放在两掌之间来回揉搓，最后吹去麦壳，手掌上就只剩下烤熟的、饱满的、红红的麦粒了。小伙伴们就你一把，我一把地分着吃，常常把自己吃成一个花脸猫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烤麦粒吃起来很筋道，很香，是童年我们孩子自己发明、制作的美食。

童年的夏天，夏风吹着吹着，就吹开了栀子花，田野里也翻起金色的麦浪。童年的时光在饥饿和盼望中终于迎来麦收时节。随着连枷那有节奏的响声在乡村里四处响起，汗水和微笑同时挂在父母和乡亲们的脸上。这时，端午节也到了。

我们小时候，家里吃面粉都是自己到面粉加工作坊去加工，父母常常要担着担子走很远的路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丰收的喜悦，让他们忙起来依然很高兴、很带劲。

新麦面一下来，母亲总是想着办法给我们做各种面食吃。我最喜欢母亲做的手擀面。母亲先找个面盆和面，面团揉压好后，在抹干净的大桌上撒些面粉，找来擀面杖，转着圈儿不停地擀动面团。直到把面团擀得有锅盖大小，像纸一样薄才停下来。把擀好的面张卷起来，切成细条、撒开晾在桌子上。水开了，撒面下锅，放上苋菜、猪油、盐，再烧开，一大锅热气腾腾、喷香的、筋道的母亲牌手擀面就做好了。我们每个人都能吃几碗，能把肚皮撑得滚圆。吃一次面就像吃一次肉一样。那时，生活很清苦，平时很少吃肉，家里养的一头猪只有过年时再杀。

做馒头就有些复杂了。母亲要先买酒曲做一盆酒糟，然后再取酒糟做酵头。这样做出来的馒头吃起来才更有麦香味。有时母亲还用面粉炸甜甜、圆圆的油香、韭菜馅的油饺，已算是奢侈了。

时光飞逝，如今母亲已经白发苍苍，我家已经好多年没有做过手擀面了，吃的面粉、点心也都是买的。童年里母亲做的各种面食，是那些清苦生活中的一味清欢。

女 贞

李开琥

在安徽大学老校区，沿主教楼北的小径去文西楼，一路的女贞树四季婆娑，葱葱茏茏，春花秋实。

让我非常欣喜的，最初是因为它一年四季都在奉献着墨绿；继而是在初夏。路过茂密的女贞林，一蓬蓬细碎的女贞花洁白葳蕤，似香雪堆满翠绿舒展的细叶。这满树的皑皑白雪，浓郁辛香，但不觉丝毫寒冷。而女贞花蹁跹飘落，又似雪花飘落在麦冬草铺成的绿毯之上。墨绿之上的洁白落英，宛若碧玉上的珍珠，又似平静潭面上漂浮着的山花，是夏天的一种细美清凉，给人以由内而外的宁静。“女贞花白草迷离”是这里的绝妙写照。

南梁诗云：“王孙清且贵，筑室芙蓉池，罗生君子树，杂种女贞枝。”在南北朝，女贞已经是园林中的景观苗木。女贞花因其洁白如玉，细碎似雪，素雅幽香，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。李白的《秋浦歌其十》：“千千石楠树，万万女贞林。山山白鹭满，涧涧白猿吟。”漫山遍野的女贞与石楠，是碧绿的海洋，洁白的女贞花又恰似碧绿海洋中的朵朵浪花，山风拂来，“卷起千堆雪”，给人们带来视觉与嗅觉的双重盛宴。

国庆假期，我们带孙女君在校园里玩。君在玩过家家的游戏，需要菜和米，平时奶奶就给她摘一些香樟树的叶和果。有了这些，小家伙能够自言自语地玩很长时间烹饪游戏。这一天，等她的“饭菜”做好了，盛到碗里让爷爷吃。当我看到那么多嫩绿的肾形女贞子，眼前一亮，忙对君说：“今天咱们不吃米饭，改成你爱吃的豇豆米了啊！”

君疑惑地看着我问：“爷爷，你说啥呢？”君肯定没有在意今天的果果与平时玩的不同。

我赶紧取几粒放在掌心，指给她看。“君，你看看这像不像你平时最爱吃的豇豆米啊？”“是呀，是呀！”

我告诉君：“这是女贞子，现在是绿色的，秋天它会变成紫色，冬天它会变成乌黑。它是小鸟们过冬的最好食物呢。”我又把手放到她的鼻前：“香不香？”

“清香清香的！”同样甜美的声音让人那么愉悦。

我们拉着君，漫步在主楼北的这条女贞小径，指指点点，有问有答，一路女贞，一路欢笑，满树的女贞子，满树的欢鸟声。远看，女贞子的果实像一串串葡萄幼籽，一簇簇的果实包围着树叶，繁茂而丰盛的女贞子挂满枝头，压弯树梢。我告诉君，你看到的这一棵棵丰收的女贞树是小鸟们雪天的粮仓。

想到一个关于女贞的凄美故事：从前有个叫阿贞的善良姑娘，嫁给一个同为孤儿的善良农夫。婚后不久，丈夫被抓壮丁，一走杳无音信。一日，同村一兵逃回，言贞夫亡。阿贞当即昏倒。邻家二姐以传言或许不实劝贞，阿贞勉强活过，半年后阿贞最终病倒。临终前，阿贞央求二姐：“我死后，请在我坟前栽棵冬青树。侥幸夫归，让树见证我不变的心吧！”几年后，冬青树枝繁叶茂。一冬日，阿贞夫以将军身份荣归。二姐引将军至贞坟，将军痛哭三日，浑身烦热、头晕目眩。阿贞坟前冬青树已结满串串乌黑果实。将军欲随贞去，采而食之，不去反愈。此后，冬青树果实补阴益肝肾之药性，不胫而走。人们纷纷栽植，易名女贞，又名将军树。

女贞，在冬季，别的树木褪去繁华时，它依然凌冬青翠；在夏季，当满目醉绿时，它更是绿上披雪让人宁静；在秋季，它的一朵朵香花结出一粒粒果实；即使在雪花飞舞的冬天，这些果实仍然高挂枝头。女贞子仿佛是担心大雪会迷蒙鸟儿们的眼睛，在冰天雪地里寻不到果实充饥，故而，它们凌风傲雪高挂枝头，像是把烹饪好的美食呈现在飞鸟的眼前。这是奉献，是坚持，更是生物间大爱。

漫步在这条女贞小径，披满果实的女贞树掩映着红底黄字的校训“至诚、至坚”，格外悦目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一代安大人在主教楼周围种植这么多的女贞树。在屈原的作品中，女贞又名“桢”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陆凯传》也有：“姚信、楼玄、贺邵……皆社稷之桢干，国家之良辅”之说。深谙教育的第一代安大人，他们是在寄予安大学子皆能成为社稷之桢干、国家之良辅啊！

弹棉花

李汝颖

2021年初冬的一场大火燃尽了张伯的三代家业。张伯是一位弹棉花匠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弹棉花是个红火的行业，一张弓、一根弦、一个木槌，一双有力的双手便可弹奏出美妙的旋律，洁白的棉絮如流云般飞舞，木槌敲打出“嘣嘣嗒、嗒嗒嗒”有节奏的弦音，弹出一床床棉被，一丝丝的温暖。

“棉花街里白漫漫，谁把孤弦竟日弹；弹到落花流水处，满身风雪不知寒”。弹棉花，俗称“弹棉絮”，是古老流传手工艺之一。像张伯一样的弹棉郎以此为业，代代相传，他们用“单弦竖琴”弹出的棉被成为千家万户必不可少的嫁妆之一。年少时，棉花曲也成了我最爱的自由舞曲。那时没有朗朗上口的说唱艺术，没有活力四射的街舞风尚，但传遍大街小巷的弹棉花声成了我们儿时独特的韵律舞蹈。铺子里的工匠们头戴帽子和口罩，手持棉弓，在洁白的棉絮中翩翩起舞。

“棉弓、弹花槌、实木磨盘，是我们张家的三件宝。”张伯曾笑着告诉我们。在如今先进机器发展的时代，张伯仍坚持着手艺人的传承。他对于棉花的要求非常高，亲自挑选购买，放在草席上撕碎、铺开，精细地清理棉花中的灰尘，确保每一丝棉絮的纯净无瑕。弹棉花时，张伯用弹花槌敲打棉弓的牛筋，依靠着牛筋的弹性震动，打棉花弹得越松越散，棉花的纤维重组就越充分，保暖性就更好，更经久耐用。凭借着身稳、腰稳、手稳的技术巧劲，通过不间断地弹敲7000多下，用1700条纱线纵横交错分布成网状，最后用实木磨盘压实平整，手工缝制，才能完成一床优质棉被。

通常一床棉被一做就是两天一夜，远不及机器的便捷高效，也有不少邻居街坊提出传统手工艺过时，做出的棉被不及机器做的轻薄。但张伯仍旧执着于工匠人的坚守，手持着“单弦竖琴”依然弹奏着独属于他的棉花曲。络绎不绝的顾客们固然也喜爱这种老手艺，他们认为手工棉被格外松软贴合，更加暖和。张伯说：“时代再变，温暖厚实的棉被还是会有一席之地的。每当我亲手把红色的羊毛线在棉花上绕成喜字，大红的双喜在雪白的棉花上映衬得格外喜庆又好看，细细密密地一针一线缝制好每一床棉被，我就特别有成就感。”

我是张伯家的常客。每每经过张伯的铺子旁，看着飞舞的棉絮，听着趣味十足的韵律，欣赏着张伯在棉被旁行云流水般地游走，我便移不开脚步，随之晃动起身体来。时常也会有放学回家的小朋友，因为观看而忘记了回家的晚餐。

棉花曲的终止线停滞在2021年的冬天。初雪飘落在焦黑的房梁上，仿佛棉絮又飞舞起来，弹奏的“嘣嘣嗒、嗒嗒嗒”的乐曲似乎重新弥漫着整个房间，铺子变得明亮，灯光也温暖地照亮着雪白的棉被。刹那间，我仿佛看见了张大娘递过来一个陶瓷缸子，穿着粗布大褂满身“雪花”的张伯匆忙喝过几口又继续弹敲起来。

“弹棉花呀弹棉花，半斤棉弹成了八两八，旧棉花弹成了新棉花，弹成了棉被那个姑娘要出嫁”，《弹棉花歌》是我们曾经口口相传的歌谣。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和羽绒被、蚕丝被的备受青睐，弹棉花的传统手工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这首需要7000多次敲打谱成的棉花曲也将成为老一辈人心中的最美乐章。

烟雨寿湖徽音园。陈力 摄

大别山下年味浓

张锐

儿时的冬日，尤其是年前，位于大别山下的家乡集市总是热闹非凡。那时的我，常常跟随父亲去赶集，那浓浓的年味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底。

清晨，太阳尚未升起，寒风在山谷间穿梭，仿佛要把整个世界冻住。然而，这并没有阻止人们赶集的热情。山路崎岖，但乡亲们早已习惯，他们挑着自家种的菜、养的鸡鸭，早早地来到集市。

集市上，人声鼎沸，各式各样的摊位琳琅满目。新鲜的蔬菜、五颜六色的糖果、火红的灯笼、对联、鞭炮……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年的气息。我记得那时我最喜欢和父亲穿梭在人群中，买些年货，品尝一些美味的小吃。

沿途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，尤其是一位卖糖葫芦的老爷爷，他的声音特别洪亮。每当他喊起“糖葫芦，又甜又脆的糖葫芦”时，我总是忍不住回头望。那红红的山楂裹上一层晶莹的糖衣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实在诱人。我央求父亲买一串，每当这时，他总是笑着点头。

除了吃的，还有许多玩的。有人在空地上放鞭炮，有人在街头巷尾打牌聊天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耍猴的老艺人。他带着一只小猴，敲锣打鼓，引来许多人围观。小猴机灵可爱，翻筋斗、走钢丝，样样精通。每当表演结束，老艺人会拿出一些糖果分给小朋友们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伸出手，希望得到一份。

赶集不仅仅是为了买年货、吃美食、看表演，它更是一个乡亲们交流感情、互相拜年的场所。在集市上，人们互相问候：“新年好啊！”“恭喜发财！”这些简单而真挚的话语，传递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和期待。

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。如今大别山下的集市早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热闹。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回家过年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时尚化。但无论如何改变，那些关于大别山下的过年记忆和情感都是难以磨灭的。它们是我儿时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

回首过往，那热闹的集市、那诱人的糖葫芦、那机灵可爱的小猴、那简单而真挚的问候……这些记忆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我成长的道路，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珍惜和感恩，一路花开，向阳前行。

爆腌鱼

张正旭

相传在200多年前，沿淮一带的鱼贩在每年入冬的时候都会用木桶装运季花鱼(学名鳜鱼)至庐州(今合肥)、金陵(今南京)出售。途中为防止鲜鱼变质，用一层鱼洒一层淡盐水的办法，经常上下翻动，历经十多天后抵达目的地时，鱼鳃仍是红色，没有变质，只是表皮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。

据闻，清朝时，汪家集的鱼贩子“方拐头”用马车拉一车鳜鱼前往庐州，拉去后，鱼肉走味了，人家不要货，方拐子说：“这真叫‘有眼不识金镶玉’，这叫‘爆腌鱼’，美味佳肴，就像看人一样，不要以貌取人！”方拐子说完，不理会买家，有个要求，借厨房一用，施展做菜拿手绝技。买家欣然同意。

方拐子在厨房一阵忙乎，一道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端出来。他自己先吃一口，摇头晃脑说：“好吃，真香！”于是，邀请买家尝一口。买家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，抵挡不了诱惑，半信半疑用筷子夹一块，丢在嘴里，入口的瞬间，鱼肉细腻、口感丰富，别样滋味萦齿饶舌，情不自禁大呼：“爆腌鳜鱼味道美，不动筷子就后悔！”此后，霍邱“爆腌鱼”作为一道特色菜肴，名扬四方。